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九十一回 狄經司受制嬖妾 吳推府考察屬官

紗帽籠頭，假妝喬，幾多麗劣。總豪門，強宗貴族，受他別掣。笑人繞指軟如綿，自誇勁節堅如鐵。又誰料慣呈身變化，真兩載。膝多綿，性少血；氣難伸，腰易折。在繡閣香閣，令人羞絕。風流吃苦自家知，敲牙偷咽喉嚨咽。看這班懼內大將軍，無所別。

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卻說童寄姐自從跟了狄希陳往四川任上，當初在家，他的母親童奶奶雖不是甚麼名門大族的女婦，他卻性地明白，心不糊塗，凡是寄姐有驚悍不馴的時節，再三的說他，說他不改，他常呵叱，所以寄姐也還有些忌憚。後離了他的母親，坐在船上，一則無人管束，得以逞其驕性；二則與狄希陳朝夕坐在船上，相廝相守，易於言差語錯，動輒將狄希陳打罵；三則自從為那衣裳與珠玉的事合了氣，狄希陳慌了手腳，遞了降書降表，越發放了膽；四則日逐與那權奶奶、戴奶奶相處，京師女人，那不賢惠，降老爸，好吃嘴，怕做活，一千一萬，倒象一個娘肚裡養的，越發看了不好的樣式，且是因有前生夙仇，今生報復，於是待那狄希陳倒也不象是個夫主，恰象似後娶的不賢良繼母待那前窩裡不調貼的子女一般。一個男子漢的臉蛋，做了他擱巴掌的架子，些微小事，就是兩三巴掌將過去；忘八烏龜，做了和尚尼姑掐素珠念阿彌陀佛的相似；家人媳婦的不是，脫不過也要把狄希陳株連在內；尋釁丫頭，說不得也把狄希陳波及其中。

在船上整整坐了四個半月，除非寄姐與權、戴二奶奶會酒，或是狄希陳合郭總兵、周相公會話，這便是狄希陳鬆快受用的時節。除了這個機會，無往不是遭磨受難之時。就是行個房事，你也拿不住他的性子。他的龍性無常：他一時喜快，你慢了些，他說你已而不當慢條思理的；他一時喜慢，他又說你使性棒氣沒好沒歹的；他一時興到，你失了奉承，說你有心刁難；他一時興敗，你不即時收兵，又說你故意瑣碎。往往的半夜三更，不是揭了被，罰狄希陳赤身受凍，就是那三寸金蓮，一連幾蹀，蹀下牀來，不許上牀同睡。常常的把狄希陳弄成外感，九味羌活湯，參蘇飲，麻黃髮汗散，如常修合了不斷。

薛素姐固是個閻王，這童寄姐也就是個羅刹。幸得狄希陳漸漸的有了救星，離成都都不遠，只有三站之地，央了便人傳了信與本衙衙役。這成都是四川省會之地，財賦富足之鄉，雖是個首領衙門，卻有幾分齊整，來了十二名皂隸，四個書辦，四個門子，八名轎夫，一副執事，一頂明轎，齊齊的接到江邊。望見狄希陳座船將到，各役一字排開，跪在岸上，遞了手本。船上家人張樸茂吩咐起去，岸上人役齊聲答應。狄希陳在船上甚是得意。郭總兵也不免歎道：「得志犬貓強似虎，失時鸞鳳不如雞！我雖是個掛印總兵，這一時不見有甚麼八面威風，且不如個府經歷如此軒昂哩！」人役另坐了小船跟在大船後面。直到成都城外。狄希陳與周相商議，擇了二月初二日卯時到任。家眷仍在船上住歇。

初一日，狄希陳自己進城宿廟。到任以後，著人迎接家眷入衙，差人與郭總兵另尋公館。初二日，狄希陳到過了任，向成都縣借了人夫馬匹，搬接家眷，又迎接郭總兵合家眷屬到了公館。風俗淳厚的地方，鄉宦士民，都不妄自尊大，一般都來拜賀，送賀見，送賀禮，倒比那冷淡州縣更自不同。送的那油鹽醬醋，米麵柴薪，雞魚鵝鴨，鮮菜果品，豬羊牛鹿，堆滿衙舍，脹滿了寄姐的眼睛，壓倒了寄姐的口面。狄希陳又參見上司，不得常在衙裡合他廝守，所以衙內這幾日倒也安靜。

過了十朝半月，狄希陳公事已完，一個新到任的首領，堂官還不曉得本事如何，又沒有甚麼狀子批來審問，未免多得空閒在家。寄姐從此又常常的吵鬧，撒潑生冤，打傢伙，砸缸盆，嚷成一片，習以為常。住的衙舍與那刑廳緊緊隔壁，彼此放個屁，大家都是聽見的。虧不盡那個刑廳姓吳，名以義，進士出身，與相主事同門同年，又是同省各府的鄉里，狄希陳來時，相主事寫了懇懇切切的書，說他姑娘止有一子，係至親的表兄，央托吳推官加意培植。狄希陳到任參見，吳推官見了書，甚是親熱，後堂待茶，自稱「小弟」，稱狄希陳為「仁兄」。狄希陳辭讓，吳推官道：「相年兄的至親，便是兄弟。」極其懇懇。

再說凡事叫人青目抬舉的，畢竟有幾分身份，叫人青目得起，抬舉得來，方可青目看他，使手扶他。若是一堆臭屎阿在那裡，乍然看見，掩了鼻子放開腳飛跑，還怕看的眼內污了眼睛，誰還肯去青目！若是一隻死狗，你狠命的扶他上牆，那死狗的前腿定是巴不住，後腿定是上不來，你就有扛鼎拔山的氣力，斷抬舉不起那稀爛的東西。這狄希陳雖是有了相主事這般氣勢的書托了刑廳，要他另眼看待卻有何難，怎禁得有這樣一個奇奇怪怪的小老婆，在那刑廳的臥榻之旁，無明無夜，「昏盆打醬」，打罵不休？不要說刑廳是上司，經歷是屬官，就是在你爹娘隔壁，你這樣肆無忌憚，也定是要責罰的了；就是有這樣一個鄰家，不住的打罵，也定是住不安穩，不是叫你避他，定是他情願避你，也受不得日夜的咕聒。看了同年的體面，饒了你重處，開你個「不謹」，打發你個「冠帶閒住」，難道這是屈你不成！

誰知狄希陳官星有分，另有生成造化。這刑廳的家教，就是經歷的閨門。少年中了甲科，聲譽貨利，看得是不求而至的東西，單單只重的是色，也不看看自己有上唇沒下唇就要吹簫。家裡放著一個生菩薩般標緻、虎狼般惡毒的一個大奶奶，只因離了他的跟前，躲在京中觀政，忘記了利害，不顧了法度，只圖了眼下娶了二位小媽媽。雖說是二雄不並棲，誰知這二雌也是並棲不得的東西。御河橋尋的下處，前後娶這兩個進門，先娶的起名「荷葉」，後娶的起名「南瓜」。娶南瓜的二日，吳推官合南瓜尚睡覺不曾走起，荷葉雄糾糾走進房內，拾起吳推官的一隻趂鞋來，揭去棉被，先在吳推官光屁股上兩下；南瓜穿衣不及，也在光屁股上兩下。口裡罵道：「雜情的忘八！沒廉恥的蹄子小婦！知道個羞兒麼？日頭照著窗戶，還擋著脖子纏著腿的睡覺！老娘眼裡著不下沙子的人，我這個容不的！」嚷罵個不住。

南瓜是新來晚到，不知深淺，乾教他打了兩下，不該叫人看的所在，都叫他看了個分明，含忍了不敢言語。這吳推官若是個有勾當的男子，扭起鼻子，豎起鬚眉，拿出那做主人公的綱紀，使出那進士的勢力，聲罪致討，重則趕逐，輕則責罰，豈不是教婦初來，殺縛他的悍性？誰知一些也不能，憑他打，任他罵，屁也擠放不出一個，雌了一口白牙茬骨只笑。

後來南瓜漸漸的熟滑，又看了荷葉的好樣，嘴裡也就會必溜必辣，罵罵括括的起來。吳推官合荷葉睡覺，南瓜便去掀被子，打屁股，罵忘八淫婦。吳推官合南瓜睡覺，這荷葉是不消提起，照例施行。鎮日爭鋒打鬧，攪亂得家宅不安，四鄰叫苦。吳推官無可奈何，只得分了班，每人五日。分班之後，仍舊你爭我鬥，又說：「你的五日都是實受，我的五日多有空閒。偏心的，該長碗大的疔瘡；不公道的，該長斗大的瘤子；偏吃了東西的，爛掉了產門！」依然整日鬼炒。

吳推官沒有法，只得另打了寬炕，另做了闊被，三人一頭同睡。吳推官將身朝裡，外邊的不是手臂，就是大腿，多是兩三下，少是一兩下，扭的生疼。將身一骨碌翻轉朝外，那裡邊的從頭上拔下簪子，不管脊梁，不論肩膀，就是幾錐。弄得個吳推官不敢朝裡，不敢朝外，終夜仰面朝天，或是覆身向地。有時荷葉趴在身上，南瓜就往下拉；有時南瓜趴在身上，荷葉就往下扯。整夜就象煉魔演獼猴相似，弄得眼也不合，這也算是極苦。誰知這吳推官以為至樂，每每對了同年親友，自詡相誇不已。

觀政已畢，授了四川成都府推官，家鄉是其便道，僱了座船，帶了荷葉、南瓜，一千丫鬟僕婦，先到家鄉祭祖辭墳，並迎接大奶奶赴任。船到家鄉，上岸進宅，荷葉、南瓜也還沒敢當先出頭，穿著青素衣服，混在家人媳婦隊內，一同站立。吳推官與大奶奶相見行禮。吳推官道：「向在京中，乾了一件斗膽得罪的勾當，在奶奶上請過罪，方敢明說。」大奶奶道：「你且先說明了，再請罪不遲。萬一得的罪大，不是可以賠禮銷繳得的，賠過禮就不便了。」吳推官道：「也是人間的常事，沒有甚麼大得罪，容賠過禮再說，諒得奶奶定是不計較的。」

吳推官跪下，就磕下頭去。大奶奶將身躲過，說道：「你既不說，我也不合你行禮。」吳推官磕頭起來，說道：「因念奶奶身邊沒人伏侍，年小丫頭又不中用，空叫奶奶淘氣。京中尋了兩個老婆，專為伺候奶奶。但沒曾討了奶奶的明示，這是得罪。」一面

叫過兩人來在奶奶上磕頭。指著荷葉道：「這是先尋的，名字就叫荷葉。」指著南瓜道：「這是後尋的，名字就叫南瓜。」大奶奶也沒大老實看，將眼瞟了一瞟，說道：「極好！極該做！名字又起的極好！荷葉，南瓜，都是會長大葉的！」大奶奶當時沉下臉來，就不受用。一面家人媳婦丫頭過來磕頭。大奶奶道：「這都是奴才的奴才，替我磕甚麼頭！都往廚房裡去，丫頭伏我的丫頭管，媳婦子伏我的媳婦子管，不許合我的丫頭媳婦子同起同坐！」吩咐完，也沒陪吳推官坐，抽身進房裡去了。

荷葉、南瓜站在牆跟底下，又不敢進，又不敢退，又不知是惱，又不知是怕，兩個臉彈子黃一造，白一造。吳推官也沒顏落色，走進房去。大奶奶也不言語，也不瞅睬。雌著說話，大奶奶也不答應。只得走了出來，悄悄的叫了個舊家人媳婦，吩咐道：「你可請問奶奶，把這兩個發放在那裡存站。只管這裡擱著也不是事。」媳婦要奉承家主公，走進房內問道：「新來的他兩個，奶奶吩咐，叫他在那裡？還倚著牆站著哩！」大奶奶道：「扯淡的奴才！他京裡大鋪大量的也坐夠了，站會子，累殺你了？叫他往佛堂裡去供養著！再不，叫他進神主龕去受香火！」媳婦子道：「爺既做了這事，『生米成了熟飯』勾當。奶奶你不抬抬手，可怎麼樣的？」大奶奶道：「我一心火哩，聽不上扶聲！夾著臭扶走！」媳婦子望著吳推官擺了擺手，竟往廚房去了。

吳推官正是無可奈何的時節，家人傳進說：「老爺到了，在前廳坐著哩。」這老爺原來是大奶奶的父親，是個教官鄉宦，年有六十餘歲，素稱盛德長者，姓傅，名善化，號勸齋。吳推官聽說丈人來望，甚是喜歡，一面走進房內，合大奶奶道：「爹在外面，你可吩咐廚下備飯留坐。」大奶奶放頭一別，也不做聲。出來又吩咐廚房，一面出外迎接，相見行禮，敘了寒溫，道了喜慶。吳推官將京中娶妾委婉對丈人說了，又說：「媳婦兒心中不喜，求丈人在面前勸他。」獻過了茶，讓到內宅敘話。荷葉、南瓜依舊在牆下站立，未敢動身。吳推官請大奶奶出來見他父親，大奶奶回話道：「身上不快，改日相見。」

吳推官且讓丈人坐下，說道：「小婿因沒人伏侍令愛，京中尋了兩個人來家，過來與老爺磕頭。」荷葉、南瓜齊齊走到當中，叩了四首。傅老爺立受還揖。兩個依舊退立牆下。傅老爺道：「兩個這不是站處，避到後邊去。」這兩個站了半日，得了老爺的赦書，還不快跑，更待何時？走到後邊房內，坐了歇息。

老爺在外間裡問道：「女婿大喜回家，閨女便有甚病不出相見？」大奶奶在房中應道：「女婿大喜回來，你不知女兒正坎上愁帽哩！」老爺道：「坎上甚麼愁帽？若果有甚麼該愁人的事，正該對我告訴，怎反不出來相見？」大奶奶方才走出來相見，說道：「剛才見爹的兩個妖精，伸眉豎眼，我多大點勾當，張跟斗，打的出他兩個手掌去麼？怕尋一個還照不住我，一齊尋上兩個，這不坎上愁帽子麼？」

老爺道：「我道是別的甚麼愁帽子來，原來如此！女婿既然做了官，你就是夫人。做夫人的體面，自是與窮秀才娘子不同。若不尋兩個妾房中伺候，細微曲折，難道都好還指使你做不成？這是尊敬你的意思，你怎麼倒不喜歡，倒說是坎上愁帽？你曾見做官的那個沒有三房四妾？只見做長夫人的安享榮華，免了自己勞頓，只有受用，不坎愁帽。女婿久出乍回，這等大喜，你因娶了妾，就是這等著惱，傳揚出去，人就說你度量不大，容不得人。量小福亦小，做不得夫人。你聽我好言，快快別要如此，好生看那兩個人。你賢名從此大起，叫人說某人的媳婦，某人的閨女，如何容得妾，好生賢惠。替人做個榜樣，豈不替為父母的增光？今因女婿娶妾，似這等生氣著惱，一定還要家反宅亂。叫人傳將出去，亮也沒人牽我的頭皮。外人一定說道：『他母親是誰？這般不賢良的人，豈有會生賢惠女兒的理，』

大奶奶道：「娶妾也是常事，離家不遠，先差個人合我說知，待我不許你娶，你再矯詔不遲。說也不合我說聲，竟自成兩三個家拉到家裡來。眼裡沒人，不叫人生氣麼？」吳推官道：「我若沒有不是，我剛才為甚麼與你賠禮請罪？等爹行後，我再賠禮。」

說話中間，大奶奶漸漸消了怒氣，同陪傅老爺用過酒飯。傅老爺辭回，又再三囑咐了一頓，方才送出回家。大奶奶吩咐：「叫人收拾後層房屋東西裡間，與荷葉、南瓜居住。」荷葉改名馬纓，南瓜改名孔檜，不許穿綢緞，戴珠翠。吳推官在京裡與兩個做的衣服首飾，追出入庫；輪流一遞五日廚房監灶，下班直宿；做下不是的，論罪過大小，決打不饒。制伏的這兩個潑貨，在京裡那些生性，不知收在那裡去了。別說是爭鋒相嚷，連屁也不敢輕放一個。在家在船，及到了任上，好不安靜。每人上宿五夜，許吳推官與他雲雨一遭，其餘都在大奶奶牀上。

這吳推官若是安分知足的人，這也盡叫是快活的了。他卻乞兒不得火向，飯飽了，便要弄起箸來，不依大奶奶的規矩，得空就要作賊。甚至大奶奶睡熟之中，悄悄的臥出被來，幹那鼠竊狗偷的伎倆，屢次被大奶奶當場捉獲。有罪責罰的時節，這吳推官大了膽替他說分上。大奶奶不聽，便合大奶奶使性子。漸至出頭護短，甚至從大奶奶手中搶奪棍棒。把個大奶奶一惹，惹得惡發起來，行出連坐之法：凡是馬纓、孔檜兩個，有一人犯法，連吳推官三人同坐，打則同打，罵則同罵，法在必行，不曾饒了一次。除了吳推官上堂審事，就是大奶奶衙裡問刑，弄得個刑廳衙門，成了七十五司一樣，人號鬼哭，好不悽慘！起先與那經歷鄰牆，還怕經歷衙中聽見，雖也不因此收斂，心裡還有些不安。及至狄希陳到了任，起初時節，寄姐怕刑廳計較，不敢十分作惡；大奶奶又怕狄希陳家鬧笑話，不肯十分逞凶。及至聽來聽去，一個是半斤，一個就是八兩，上在天秤，平平的不差分毫毫去，你也說不得我頭秀，我也笑不得你眼瞎，真是同調一流雷的朋友。有時吳推官衙裡受罪，狄希陳那邊聽了贊歎；有時狄希陳衙裡挨打，吳推官聽了心酸；有時推官經歷一同受苦，推官與經歷的奶奶同時作惡，真是那獅吼之聲，山鳴谷應，你倡我隨！

一日，十一月十五日，吳推官早起，要同太守各廟行香，大奶奶早起要神前參佛。夫婦梳洗已完，穿衣服已畢，那輪該上灶的孔檜，撓著個頭，麻胡著個臉，從後邊跑出來。大奶奶道：「好奴才！我已梳洗完畢，日頭半天，大晌午的，你把頭蓬的似筐呀大，抹得臉象鬼一般。兩個奴才齊與我頂著磚，天井裡跪著！」吳推官若是有識量見幾的人，這一次不曾株連到你身上，你梳了頭上堂，跟了行香，憑他在衙裡怎生發落，豈不省了這一場的事？他卻不揣，對了大奶奶說道：「馬纓他老早的自己梳洗，又伺候我們梳洗完備。奶奶饒他起來，也分個動情。」大奶奶雙眉倒豎，二目圓睜，說道：「我說過的，一人有罪，三人連坐。今日為你待出去行香，不曾數到你身上，你到替別人說起話來！馬纓這奴才，只管他自己起來梳洗，難道不該走到後面叫一聲：今日是個望日，主人公要出去行香，主人婆要參神拜佛，且別挺著腳睡覺，早些起去。」如今三個擰成一股，眼裡沒人，我可不論甚麼行香不行香哩！」叫吳推官也進臥室裡去跪下。

吳推官不敢違拗，順順的走進房內，朝了眠牀登時做了個半截漢子。太守堂上打了二點，登時發了三梆，差人雪片般來請，又稟說：「太爺合兩廳都上在轎上，抬到儀門下等候多時。」一替一替的打得那梆子亂響。可怪那吳推官空有鬚眉，絕無膽氣。大奶奶不曾吩咐甚麼，焉敢起來？倒還是大奶奶曉些道理，發放道：「既是堂上同僚們都在轎上等候，便宜了你，且放起來！」

吳推官跪得兩腿麻木，猛然起來，心裡又急待著要出去，只是怎麼站立得起來！往前一搶，幾乎不跌一交。待了老大一會，方才慌慌忙忙上轎趕做一伙。見了三位同僚，雖把些言語遮飾，那一肚皮的冤屈悶氣，兩個眼睛，不肯替他藏掩。人說得好：「但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。」這吳推官懼內行徑，久已聞知於人，況這些家人那一個是肯向主人，有嚴緊口嘴的！門子屢請不出，家人不由得說道：「惹了奶奶，見今罰他跪在房內，不曾發放起來，怎生出得去？」這各人的門子，聽了這話，都悄悄的走在轎旁，盡對各人的本官說了。這各同僚們其實只掃自己門前雪，把燈台自己照燎；他們卻瞞心昧己，不論自己，只笑他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指東瓜，說槐樹，都用言語譏諷。激得那吳推官又羞又惱。勉強忍了氣，行過了香，作別回了本廳，坐堂僉押，投文領文已完，待了成都縣的知縣的茶，送了出去，然後本府首領經歷、知事、照磨、簡較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、驛丞、倉官、巡簡，成都衛千百戶鎮撫、僧綱、道紀、醫學、陰陽，也集了四五十員文武官員，都來參見。

庭參已畢，吳推官強自排遣，說道：「我們都是個鬚眉男子，往往制於婦人。今日天寒雨雪，我要將各官考察一番，不是考察官評，特考某人懼內，某人不懼內，以見懼與不懼的多寡。眾官都北向中立，待我逐個點名。自己也不必明白供說，各人將出公道良心，不可瞞心昧己，假做好漢；有如此的欺人，即是欺天。點到跟前，懼內的走往月台東站，不懼內的走往月台西站。本廳就是頭一個懼內的人，先自就了立東向西的本位。」

一個個點到跟前，大約東邊站立的十有八九，西邊站立的十無一二。惟獨點到狄希陳的名字，倉皇失措，走到東邊，不曾立定，又過西邊；西邊不曾立定，又走到台中朝北站下；行站不住。吳推官問道：「狄經歷或是就東，或是就西？不西不東，茫無定位，卻是何故？」狄希陳向前稟道：「老大人不曾吩咐明白，兼怕小老婆的人，不知就在那一方站？」吳推官笑了一回，想道：「這也難處。內中還有似這等的，都在居中朝北站罷！原來怕小老婆的止有狄希陳一個。只見臨後一個光頭和尚，戴著僧帽，一個道士，戴著綸巾，都穿著青絹圓領，牛角黑帶，木耳皂靴，齊上來稟道：「道人係僧綱道紀，沒有妻室，望老爺免考。」吳推官道：「和尚道士雖然沒有老婆，難道沒有徒弟？怕徒弟的也在東邊站去。」只見這兩個僧道紅了臉，低著頭，都往東邊站在各官之後。看那西邊，只有單單兩個官站在一處：一個是府學的教官，年已八十七歲，斷了弦二十二年，鰥居未續；一個是倉官，北直隸人，路遠不曾帶有家眷。

吳推官道：「據此看起來，世上但是男子，沒有不懼內的人。陽消陰長世道，君子怕小人，活人怕死鬼，丈夫怎得不怕老婆？適間本廳實因得罪房下，羈絆住了，不得即時上堂，堂翁與兩廳的僚友俱將言語譏訕本廳取信不及，一則是無事，我們大家取笑一番；一則也要知這世道果然也有不懼內的人麼。看將起來，除了一位老先生，斷了二十多年的弦，再除一個不帶家眷的，其餘各官也不下四五十位，也是六七省的人才，可見風土不一，言語不同，惟有這懼內的道理，到處無異，怎麼太尊與他三個如此撇清？『吾誰欺？欺天乎？』」

一個醫學正科，年紀五十多歲的個老兒，稟道：「堂上太爺也不是個不懼內的人，夏間衝撞了大奶奶，被大奶奶一巴掌打在鼻上，打得鮮血橫流，再止不住。慌忙叫了醫官去治，燒了許多驢糞吹在鼻孔，暫時止了；到如今成了鼻衄的痼疾，按了日子舉發。怎還譏諷得老爺？就是軍廳的胡爺，也常是被奶奶打得沒處逃避，蓬了頭，赤著腳，出到堂上坐著。糧廳童爺的奶奶更是利害，童爺躲在堂上，奶奶也就趕出堂來便要行法教誨。書辦、門子、快手、皂隸，跪了滿滿的兩丹墀，替童爺討饒，看了眾人分上，方得饒免。衙役有犯事的，童爺待要責他幾下，他還稟道：『某月某日，奶奶在堂上要責罰老爺，也虧小的們再三與老爺哀告，乞念微功，姑恕這次。』童爺也只得將就罷了。老爺雖是有些懼內，又不曾被奶奶打破鼻子，又不曾被奶奶打出堂上，又不求衙役代說人情，怎麼到還笑話的老爺？」吳推官道：「此等的事，我如何倒不曾聞見！若知道他們這等一般，適間為甚麼受他們戾氣！」醫官道：「老爺察盤考審，多在外，少在內，以此不知。」吳推官道是感激那個醫人，後來有人要謀替他的缺，吳推官做了主，不曾被人奪去。此是後事。

當時考察完畢，吳推官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本廳與諸公都是同調。」真是：臨行不用多囑咐，看來都是會中人。